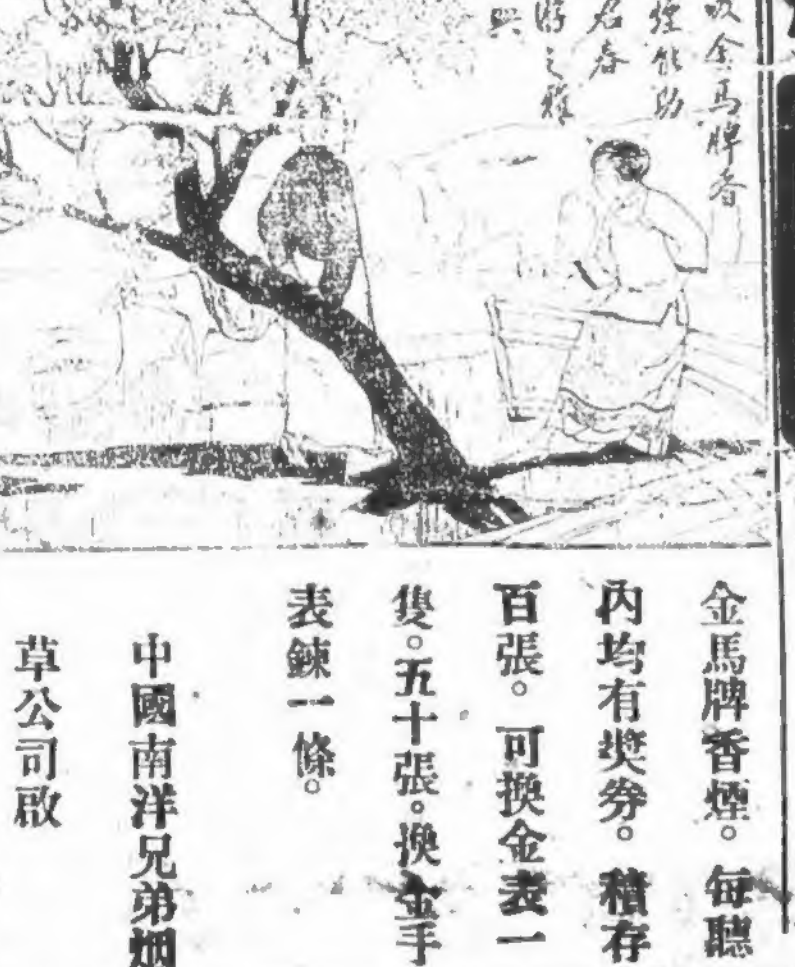


例刊告廣
第一二五十八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
每行刊費洋五角中報部
洋一元八角登報費另加
及新聞中報加倍美倫及小
說廣告面議

報晶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國內每月二元半
外埠每月三元二角日本
外埠每月四元五角
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郵費另加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丸濁白發科
製需界各
版鮮版銅
號〇六一路東山
司公版製藝技海上
績成其
之出登報品期每閱請
片相照版銅及畫事時版覽



藥大洲五海上
自來血
海波藥
金馬牌香煙 每聽
內均有獎券 積存
百張 可換金表一
隻 五十張 換金手
表鍊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煙
草公司啟

丸瘰消應萬
正威大藥房

深精學光
精製藥片

聘待師程工築建
今有建築專門工程師人
一位在華歷有十九年之久
曾任港粵及建築師公會
大工程師事務所建築師
鐵道碼頭樓房住宅水塔
合鐵石特別新法均能
合鑄石特別新法均能
更不待言兼有自置材料
極多及測量儀器其無一
不備如欲聘請工程或爲
顧問者可向海根路三十二
號內八號辦公處接洽

脹臃
必性命如無可妙有
休刀若憂以藥此
正總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容嬌貌美
散鬚化年少
面麻造改
判陸勝功

醫西
製秘楷世張
國中
瘰子頭膏藥
明說
工禍者天凡
本必不男失
將夫數周女
傳不經若男
良危月應子
方不子之頭
諸本胎男頭
醫士之男頭
非存心女頭
名爲身女頭
不精患女頭
不遺患女頭

安便上欲君
手穩宜海游
找減良新旅
會價改社堂行大



明發大的荒天破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總發行所上海
三西公司
電話中興六二二
經售處
北京華大藥房
南京華大藥房
上海華大藥房
漢口華大藥房
廣州華大藥房
香港華大藥房
西貢華大藥房
安南華大藥房
暹羅華大藥房
新加坡華大藥房
馬尼拉華大藥房
巴達維亞華大藥房
泗水華大藥房
三寶壟華大藥房
巨港華大藥房
棉蘭華大藥房
望加錫華大藥房
馬辰華大藥房
日惹華大藥房
梭羅華大藥房
日南華大藥房
占碑華大藥房
巨港華大藥房
棉蘭華大藥房
望加錫華大藥房
馬辰華大藥房
日惹華大藥房
梭羅華大藥房
日南華大藥房
占碑華大藥房

痰
本公司所製之化痰止咳潤肺丸，凡多年痰咳及一時傷風，咳嗽不止，服此丸一二瓶，即能止咳化痰，功效如神。每瓶大洋一元。

膏香牙固氏安兜
半角三洋瓶每
一刷香此且不牙
切牙雅膏益但齒
牙不人質衛美潔
患免此良生觀白

〔霜丹〕

一位是少年將軍的氣概，穿的是軍服，望而知這是個能打仗的脫色；眉目間漏出一種尚武的精神，還暗含一點點蒼生絲絲的意思；這兩位到底是誰呢？我說出來，恐怕你們仍舊猜不著。一位是賞鑑古畫藝的大家，而又兼會寫一等等好字的袁寒雲先生，一位是曾經做過總司令，力敵過馮國璋雷震霄張勳的那位求幸福齊來人何海鳴先生，你們聽我這話，一定又信不了！以為我亂說出來，在報上，一分別，不就曉得是誰了嗎？那有個還猜不着的道理，我說：不然，我認得寒雲，我幾以爲這是雲海先生是寒雲，我猜認得海鳴的，一定也以爲兩位是海鳴了，恐怕雲海鳴兩位自己，都承認了！且要拿看別人當自己，世界上拿看別人當自己的，真是好人，原來他們二位，倒都有了這個道識了，呀唔！

(求幸福齋主
人自北京來)

三、前日王主席在天津，王主席作春字中心力，那號叫做三春會議。

議的是國家大事，伺候着有內閣閣員與總理，談着些酒兒來兒燈兒牌兒兒兒兒。

有時候汽車鳴鳴叫叫，還得到三不管地方去辦一辦。

小蓮子的繡鞋宋徽宗樂子館的萬人迷，小胡同的書寓，都托福發一個大吉。

國家大事談得真容易，有的是盒子砲兒那怕人不使，硬編造着這，這三春勝景有時定，煙落北流水各自東流。

北京警廳 前因辛酉學會賭案，會屬風行禁絕，雖然當時祇禁了籌臺打牌，表面上總算禁賭政策實著了，祇不過苦了籌子花了招銀，却失了一部份的營業，那曉得這並種軍資給的禁賭政策，也不能持久。

天廿五號起又開禁了。

爲甚麼又開禁呢？說也可笑，有晚聚聚又鬧起來了，幾位軍官，要帥，掌班的不敢亂，慌忙報與警區。

穠禁

往佛與與相，盡略分言佛之雅
壯佛越數倍而後出（可謂入幕之賓
矣）
耶主初唱舊法，每見留佛在側，極欲
引避以去，菩薩則因留之曰：皇帝
以汝父故絕愛敬汝，汝猶弱小，皇帝
必愛護之，奚惜焉？（是真奇語不知
所云）耶主既不獲辭，則亦援之而止
，活佛每照其語，頓解不救之罪，反
聞以遊詞進，則雖法以爲嫌，而芳心
可憐，轉莫可迎拒之何從，故有羞顏

唱時，一氣呵成，而不間斷，
○慢板又名搖板，如京班之正板同
○中板，即尋常所唱者是也，每唱慢
板至中段時，必轉中板，
○嘆板，一句一板，每句末尾，必拘
長嘆尼，如寶玉哭靈筵奏一段餘可
類推。
○快板，或四字爲一句，或七字爲二
句不等，與京班之滾板略同，
○西奏，又名西皮，一句三腔，前稱

反掌

已而命劉默對殿樞王、極意獎飾。而其神光所照、自即座之主、殿主則宛轉合掌、低聲無語、而默與樞王與樞晉曰：微會活佛之旨矣。樞王與樞晉及顯相王起、而與佛、活佛與善護、各領珍物以進。而活佛耽笑於善時矣。

錄

人乃光緒五十五年丁未仲冬月。結語曰：君之與我，相識七年千金而已。此吾輩交遊之第二段結束，而亦吾所引爲切齒痛恨之事也。

記者曰：然則君之與伯，更無再面之時，此直最後之結束矣。林曰：未必也。待吾言之。吾既下堂而去，即不能不重入風塵，於是吾又操舊業矣。回首前庭，胥成泡影，宿情舊愛，已不可期。結夢難獻，亦非所望。不圖前日之夕，伶仃又來矣。入門而來，黑然垂首，不發一言。吾憶氣填膺，若欲裂胸而出，冷然而問之曰：君不應來吾許矣。今日何以來也。伯猶絮絮道其抱歉處，又謂吾所許者皆終不負諸君幸勿怒也。吾不可復耐，盛氣斥之曰：吾與君無怨，君之對我，胡以慘酷若此。今日有何面目，重見吾也。吾縱不君，君獨不愧於心乎。伯聞吾言甚悲，因泣謝之曰：吾尚有一言，請君聽焉。此後願君遂改前行，勿吾見人，須知受過之人，情況迥至難堪也。伯頓首至厠，悄然隱匿。此爲吾與伯最後之交涉，至於彼此如何，吾亦不能料矣。

(十)
(二)

矣。林曰：未也。換舊葉矣。回首不圖前日之謬，不圖裂胸之痛，若欲割面以禦眾道，就其抱歉，氣氣斥之曰：吾昔有也，吾誤不有也，吾誤不如此如何，吾亦不

新刷大
格價製定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歐美各國	全年十六元 半年洋九元

(附送品報並不另取報資)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天笑戲）
（禁止轉）

何伯潘道：「三哥，你的批評，我也不知道究竟適當不適當，你倒經驗，這條非舉義做例，說給我聽聽，」叔處嘆了嘆氣，「你這教育科不得假，還要我條條以判例，我就說服你，你嫌，譬如那東方和大亞兩路旅館，裏面裝着蒸汽管，要是在冬天，一進門，便暖和不非常，那一枝管，就沒有蒸汽管，房間裏不過裝着生煤的火爐，有的客人，就嫌他不潔淨，而且生了火爐，另外要算人家的錢，住在那裏的客人，在這旅館裏，每煤錢，然而這事，家裏頭人家就有的不願意，又如客人住在這旅館裏，一天盡茶，天然是要供給的，那一枝管却另外要算，旅館中代購物件，也是常有的事，他無論那一樣上，都加上一個加一，小帳，其實客人到那走的時候，還是給茶房小帳的，這些瑣瑣碎碎的錢，客人很願意，當可你房錢貴些，倒沒什麼，但是一枝香，也有比東方大亞兩旅館優勝的地方，第一件，就是他家房用得多，在東方大亞兩旅館，你睡過二十間客房，只睡一件，一個茶房，常常把給沒有人來的，夜間光着，一枝香的茶房，可是比這還多，多哩，因為他的老板，一天到晚，在樓上樓下巡查，聽見本房住者談笑，或是打瞌睡，輕則申斥，重則罰錢，在深夜，還是這見鬼板桌，是短，是小鬼見閻王，第二件，要是在深夜，房裏還便利，這裏，一過兩點鐘，電燈也不通了，電燈也沒有，要吃東西，也沒得吃了，除非非迫迫着睡覺不可，要是規規矩矩的請茶呢，到夜裏兩點鐘時候，大家就可以睡覺了，但是上海地方市面本是晚的，而且住在三家旅館裏的人，大概最好玩的，不免有交際酬酢等事，兩三點鐘回來，算不得什麼事，到那時，電話已經不通，且去管他，可是住在五層樓裏，壓樓的一口氣，就要跑過十幾幾扶梯，真是跑得人上氣不接下氣，要管些東西，也沒有，除非自己備好乾糧，這是住在，一枝香便貴，無論什麼時候，通宵可以吃大菜，通宵可以叫廚，他那里有個空桌，便你到一點鐘以後，到穿堂樓去睡罷，一個男，一個女，排到坐着坐在那裏，談笑，談笑，以後，我們天天的一個夜市，所以住這種旅館的，你要不全外，頭頭，上海來的人，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三四，倒是住居上海的本地人，他因為中不便利，開一兩個房間來游玩的，却是不少呢，這時張叔禮臉已洗罷，說我自個了半天，肚子已餓了，我們且去商量醫士皮去。

第十六回 請諸師疑神見鬼 調縣長叱咤喉嚨

紫微壇道：「中國人便說在這希望，一骨蓋沒生着腿，萬一他生着腿，我自利上面，所以沒有進化的希望，譬如一件好骨蓋，是你買得下來，你一邊已佔據着，一邊又要去賣弄，巴巴的拿出來給人家賞，你替人家服罩着，手裏却撈不著，你替人家想，他這一顆心，也就要十分難受，可惜

李福秋著 禁止轉載

亦不
存
文

人字 許慎《說文》曰：「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

何海鳴曰：人為萬物之靈，故萬物以人為貴，所以可貴者，因人有臂胫、能工作也。故古造字，象臂胫之形，以成人字。特表現在人類後世之在於有臂胫、能工作，進而盡其為人賴之天職，如人而不能用其臂胫，或不欲勞動工作，是自暴自棄而不成人爲人也。

生字 許慎曰：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

何海鳴曰：土者，進也；人之謀生，當有進而無退，如不進則退矣。欲生進，則奮勞力工作，不可逆情也。

勞字 許慎曰：勞，劇也。從力，癯省聲。火燒一用力者曰勞。

段玉裁《清時人日》：繞（謂燒屋也），斯時用力者最勞矣。

五月一日的新習慣

何海鳴曰：勞字從力，釋言劇也。劇甚也。古劇字亦從力。力者，筋也。象人筋之力，爲人類臂胫疲憊之狀。用人筋之力者，勞復從勞，僞稱作休因休息也。火在上而戰之時，用力者亦劇其炎。今日勞動者處於不良的工場制度之下，受傷及亡頭之虞待，其苦況尤復顯然。

力字 許慎曰：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爲大矣。

何海鳴曰：勞動者在不良的工場制度之下誠大勞也。然終須勞作以攻人生，滅治功也。禦大災而治大功，惟有始終努力而已。

工字 許慎曰：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

何海鳴曰：巧飾爲工，則爲器非易爲可知。苟人規矩異之臂胫焉，且工象人有規矩之意。爲者皆知自愛自重而力求尺寸之功，以不犯規而越矩。

火燒屋
劇其矣、

我問他的結論，乃是：白紙黑字。書面便是照常例填寫，雖然——別想新戲的辦法，仍是一樣。

某年一月日發刊，且必用一種通俗的形式，書中還是先列題目，後有新聞，每一頁上下還是要換天地空白的，這是其最要道；未必需而不印出新青年第幾期、看畫的揭開內容，不能了然嗎？這與國公包老爺在台上自表姓名，不是是一種作用，這些是無名中的有形之圖案，諸公習慣不覺，只知道何戲中的臉譜大罵國賊，還要扮演三繡旗歌哭，五不知一十了。

再說到戲中情節，不合現代主義，其部裡的原可刪削，又當別論），尤爲可笑。如今文學家所說定的「無比」是一個新學（在國戲上說新）便要做到無政府社會上說新，無非打破陳腐科學上說新，使要在飛機上過活，（但是平心細想，這些話都是別人實行過的，那裏算得新的？）若要求最近，我的思想自古至今，只怕莫有這個物件，不特今天福祿的戲本，用在明代的戲台上的，不能算新，就是眼前台上演出的戲，第二齣關羽的一角已佔了兩個角的話，第二個開口第一句已經有了新的到底在那裏呢？舊了的不知永遠閉着新的可以說不是開演的新戲，便只覺得一個模範，偏提出一個新字，去責備一般戲子，豈不是一大笑玩笑嗎？

五
李涵秋
禁止轉

知人見笑結霜
之矣生進則露勞力作工不遇
惜也
勞字、許慎曰、勞、創也、從
力、夨省、夨、火燒、一、用力
時、勞、
段玉裁、清時人曰、燒、謂燒屋也
、斯時用力者最勞矣、

工字、許慎曰、工、巧飾也、
惟不如新義勞字之
何人謂曰、巧飾爲工、則
事非易爲可知、荷人傾囊異之臂膠
焉能爲工、且工重人有規矩、爲工
者皆知自愛自重而力求自治之、
以不犯規而越矩、

自治之道

舊的繼續發現，那有新的可說，但是如今自命新學家的，自己從不會做一個模範，偏提出一個新字，去責備一般戲子，豈不是大鬧玩笑嗎？

十年

人 作字，許慎曰：「起也。從
段，五義曰：穀梁傳：『作、爲
也。』魯頌傳：『始也。』周頌天作傳
、**作生**也。」
何海鳴曰：「作之釋起，蓋指人有不能
何事，則不能將人字豎起也。作之釋
爲，蓋指人必工作而後始得謂有作
爲之人也。作之釋始，蓋指人之創始
立業，非工作不能治生功也。作之釋
生，蓋指人不工作即無以資其生也。

收寄書處上海漢盤街電報局開文筆墨莊。

說，吾雖不才，竊欲爲國爭光，然國
者私有所愛，與同有非國人之合力互助助
則國之光，即我之光。若自狃私見，忽
位異端也。則自知少爲王者或可
於茲當同，更真知所以爲己之志者，今
日紛紛奔從胡博士耳。強半三五年
前奔從林先生者耳。能將自從之風
播盡，則庶幾矣。近日遊普陀，得獲
詩十餘首，因本報篇幅太小，不能盡
載，特另寄奉數紙（從微書務事上得
悉高社）即祈賜教，久欲求足下傳
未敢冒昧以請，今逢寄書之便，特
寫一頁，如承不棄，願惠二幅，
習習可重，更敢求客案

寄寒雲書

猪鬃票，每箱一百元。
小包五元，中包七元。
大角士發賣，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旬代色洋五角
。非特約，概不應。

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九折計算。印花

爲一言、如承

前讀惠書，足下深自引咎，適足令我
不安。當此大官不慚時，心中只有
藝術之美，早已無人我之分，我苟有
一分長處，不敢自異，有一分短處，
亦不敢自相。區區此心，求足下諒之
。吾人不諱時，則文藝則已不認
文藝爲一種文明，如其認之，則
吾人所斤斤於是非者，豈私人之事，
實國家之事也。吾既幸逢爲私人，安
敢率軍命筆，以貽他人貽國家之羞
過於顧思諒，而使他人貽國家之羞

大於上海報紙，如何表示，前請向書
一、上海報紙，長八分之三
二、上海星期，以六個月爲一日
三、上海何報，以六個月爲一日
四、上海以何報爲最古，以何報爲最
爲小
五、上海以何舞台爲最大，以何舞台爲
最小
六、阿木林對什麼
七、每禮拜六，星期六之花，一英六
條完全客中，附押書一，須先到者
附後至者，揚名，下期報揭曉，答謝

（雲雲）

（毅筆）

(五)

我問他的雜誌，乃是白紙黑字，書面仍是照常例填寫，三卷期滿，即求新他部雜誌。於是吃飽必用的方勝戲本也是三卷期滿，即求新他部雜誌。仍是一紙黑字，書面還是先到例日發行情形，每年一百頁上下，還要佔用一種通俗的形式，書中還是先列題目，後有新聞，青年第幾期，看畫的揭開內容，不能了然嗎？這與國公包老爺在台上自表姓名，不是一種作用，這些都是無名中的有形，張圖謀公習慣不知其知如何戲中的臉譜大罵國賊，還要扮演這羅織歌謠，又豈可二五不分了一十了。

再說到戲中情節，不合現代主義，其鄙俚的原可刪削，又如別論，尤爲可笑。如今文學家所說定的，無非是一個新學，在國腔上說新，便要做到無政府，社會上說新，無非打破陳腐，科學上說新，便要在飛機上過活，（但是平心細想，這些話都是別人實行過的，那裏算得新的？）若要求最新的話，我想自古至今，只怕莫有這個物件，不特今天編的戲本，用在眼前的戲台上，不能算新，就是最前台上演出的戲，第二齣開演，第一齣已經舊了，一個角兒說的話，第二個開口第一句已經有了新的，到底在那裏，還到八十年來，這裏邊還可以說未開演的，若一經開演，便只覺舊的繼續演着，那有新的可說呢？但如今自命新學的，自己從不曾做一個模範，偏提出一個新字，去責備一般戲子，豈不是大鬧玩笑嗎？